

全球公民教育思潮的兴起与发展

陈以藏

(皖西学院 教育学院, 安徽 六安 237012)

[摘要] 自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增强以及全球相互依存理论的兴起,原有的以民族国家为背景的现代公民教育理论不断受到挑战。全球公民教育思想在这样的背景下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这一思想在发达国家的教育实践中已经有所体现,许多学者投入对其研究中,从而逐渐形成一股思潮。全球公民教育思潮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由最初的世界公民教育的思想因子逐渐地萌发和成长,经历了萌芽、确立和发展三个时期。

[关键词] 全球公民;世界公民;公民教育;教育思潮

[中图分类号] G4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469(2010)03-0065-05

发达国家的公民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公民教育就是要培养公民对本民族国家的认同和忠诚。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增强,尤其是全球性问题的出现,新的趋势和新的问题均对原有的公民教育提出了挑战,这种培养公民仅对本民族国家的认同和忠诚的公民教育,逐渐暴露出了其自身的缺陷,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并弥补公民教育的这一不足,发达国家的部分学者提出应培养具有全球意识的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并发表出版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全球公民教育(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或 education for global citizenship)的思想便应运而生,且逐渐形成一种思潮。

一、何谓全球公民教育

在梳理全球公民教育思潮的发展历程之前,有必要首先厘清全球公民教育的概念,而在厘清什么是全球公民教育之前,有必要弄清楚什么是全球公民。尽管在目前,对于什么是全球公民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但这个概念确已存在,且有许多学者力图对此给出答案。根据英国非政府组织乐施会(Oxfam)的定义,“全球公民是一个没有明确定义可又被广泛使用的概念,是将世界视为一个全球社区并承认在这个社区内的公民所具有的

权利与义务的人。”^[1]具体言之,全球公民应具有同情心、献身社会正义与公平、尊重多样性、关心环境并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全球公民是具有更宽广的世界意识的人,愿意为世界变得更加平等和可持续发展而做出行动,且为他们自己的行动负责。简言之,全球公民就是关注全球事务并为此作出积极行动的个人。^[2]美国国际法专家福柯(Recharad Falk)将全球公民划分为5类,而最为典型的是这样的两类:因全球治理的需要而产生的全球公民、因跨国组织出现以及欧洲一体化而产生的全球公民。^[3]

而关于全球公民与世界公民概念的区别,美国学者卡特(April Carter)在其所著的《全球公民资格的政治理论》一书的前言中作出了这样的解释:“‘全球’(global)公民资格和‘世界’(cosmopolitan)公民资格这两个词汇现在在文献中已经互换。当探讨当代政治与理论时,除了探讨理论家所使用的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这个概念之外,我总体上倾向于使用‘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这一概念。”^[4]美国的另一位学者麦克道尔(Heather R. McDougall)在其《变不可能为可能:道德、教育与实践中的全球公民资格》一书中明确地说到:“在最近几十年里,学者们试图重新定义世界主义并确定其重要意义,现在,世界主义常常与‘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或‘全球公民资格’(global citizen-

[收稿日期] 2009-10-10

[作者简介] 陈以藏(1966-),男,安徽六安人,皖西学院教育学院讲师。

ship)交互使用,来描述基于政治、法律和道德基础上的全球范围内的人们的亲密关系。”^[5]

全球公民教育就是培养具有全球意识并为此而积极行动的人的教育,就是要通过教育来提高公众的全球意识,并采取必要的社会和政治行动,以改善全球治理,使人类摆脱所面临的困境,最终达成全人类的美好未来。全球公民教育的核心就是要着眼于人类整体,将民族国家利益与全人类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在解决人类所遇到的问题时,能够切实做到“思考着眼于全球,行动始于地方”(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

二、世界公民概念的提出与全球公民教育思想的萌芽

全球公民教育的思想并非无源之水,它是在世界主义这个因子的基础上,不断随着历史与现实的变化而发展起来的。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全球公民教育的主张也不断得到扩展,但这个因子始终是贯穿于这个思潮的一条主线。

世界主义这一概念在其发展中,因超国家的倾向和世界和平的主张,而又被称作全球主义。全球主义是一种区别于国家主义的世界整体论和人类中心论的文化意识、社会主张、行为规范。全球主义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付之行动的主张和构建现实的规范。全球主义包含着全球意识但并不止于全球意识,它指向社会实践,并积极介入社会现实。全球主义要求摆脱国家中心论的束缚,代之以人类中心论、世界整体论。

萌芽于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也译为“全球主义”)其本意是“世界公民”(a citizen of world)。^[6]该学派认为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人不过是宇宙整体的一部分。既然宇宙是一个整体,所以国家就应当是一个世界国家,每个人也就是宇宙公民。而所有人和上帝都从属于宇宙的道德法则。即每个人都是世界的一员、人类社会的一员。人类是一个整体,必须团结一致、彼此扶持,只有这样每个人才有可能获得美满与幸福。而要彼此扶持,就需要教育年轻人具有这种善,即合乎道德地生活。

西方第一个明确地表达“世界公民”这个概念的哲学家是公元前四世纪的狄奥根尼(Diogenes)。据说“当人们问他是哪里人时,他回答说‘我是世界公民(a citizen of world(kosmopolites))’”。^[7]

至于斯多葛学派对于全球公民思想的贡献,美国学者卡特(April Carter)这样评价道:“斯多葛学派的哲学激励着后来的思想家对世界主义的信仰”。“斯多葛学派信奉人类的兄弟情谊、消除残忍和侵略、提倡宽容与慈善,为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典的世界主义思想的重新发现提供了基础。”^[8]

在15至16世纪的欧洲,人文主义的伟大先驱伊拉斯莫(Desiderius Erasmus)明确地引用古代的世界主义来宣扬世界和平的理想,强调人类超越不同城邦和不同民族的一统,认为造物主注定会将人类社会化并使他们和谐地生活。伊拉斯莫呼吁民族的和宗教的宽容,并且视意见相同者为自己的同胞。^[9]

世界公民的思想在随后的时期里继续得到发展,并在现实中得以初步地体现。卡特(April Carter)在他的研究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欧洲的启蒙时期,商人,确切地说,国际商人阶层,被视为真正的典型的全球公民。赫尔曼·噶斯腾(Herman Gunsteren)认为,这个‘多种语言、多元文化的移民’阶层的出现是世界公民的真正发展。”^[10]

在17、18世纪,伴随着欧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和“国家主权”原则的确立,培养民族国家公民的教育占据了上风,尤其“在18世纪,一种新的民族主义趋向于取代全球主义”。^[11]尽管如此,在这个时期,一些具有远大眼光的知识分子,还是在努力实现着“人类大同”这个梦想。18世纪英国作家哥尔斯密(Oliver Goldsmith)所著的《世界公民》(*The Citizen of the World*)这部文学作品在英国乃至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世界公民这个概念深入人心起了宣传促进作用。在此书中,他写道:“在所有古代的至理名言中,当一个哲人被问起他是哪国人时,他的回答是‘我是世界的公民’。没有哪句话能比这句为作者增加更多的荣誉,给读者带来更多的喜悦了。”^[12]

而世界公民教育思想的兴起,要得益于德国哲学家、思想家康德(I. Kant)和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803年,德国哲学家、思想家康德发表了《教育》一文,提出了进行国家公民资格和世界公民资格教育的积极思想。他还指出,“儿童应该受到教育,不是为了现在,而是为了将来人类可能改善了的状态,即以适应人文思想和人类的整个命运的方式……教育计划的基础应该是全球性的。”另一位德国著名的哲学家费希特指出,“受过完全教育的人……成为最完全和最有用的公

民,而两个要素是基本的:没有爱国主义的全球主义是冷酷的、无用的和荒诞的;没有全球主义的爱国主义是狭隘的和自私的。”他认为个人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受到完全而又正确的教育:爱国和全球主义是紧密相连的,且两者关系是明确的。爱国是他的活动,全球主义则是他的思想。他不认为国家会提供这样的教育,这个任务得留给开明的如“共济会”这样的私人团体去完成。这里已经明确地提出了世界公民教育的思想。

尽管这些原初的世界公民教育思想与今日的全球公民教育思想有较大的差异,但它为后者奠定了思想基础。可以说,世界公民教育思想是全球公民教育思想的开端。

三、全球公民教育思想的真正确立

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不幸,也使人类警醒、反思,在总结了惨痛的教训基础上,逐渐走向明智: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教育,不能正确处理国与国以及各国公民之间的关系,会给人类带来难以估量的灾难,也促使人们对民族国家的公民教育进行反思。遏制人类的冲突,实现持久和平的根本途径,不仅仅是签订军事停战条约,也不仅仅是放弃战争、宣布中立;而是要通过教育的途径来培育人类“真正理解”的理念,发展其追求持久和平的人性。正如联合国宪章所言,“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构建捍卫和平的屏障,是消灭战争的根本方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组织法对其道德使命也作了类似的描述:“既然战争是起始于人的思想的,所以必须在人们的思想中树立起保卫和平的信念”。基于此,194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法国巴黎召开了国际研讨会,这次会议确立了国际理解教育的理念。

1950年,国际理解教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世界公民教育”(Education for World Citizenship),这一命名使全球公民教育思想更为明朗,它是迈向全球公民教育思潮的重要一步。对于全球公民教育的具体实施,这一阶段也有所进展,前联合国秘书长吴丹(U Thant)在其著作中提到:“1924年在万国联盟的宪章指导下成立的日内瓦国际学校(International School of Geneva),教育家们就试图建立一个教育儿童超越全球公民资格的旧范式的模式。然而直到1962年世界联合大学的建立,才标志着一种新的独特的全球公民资格教

育模式的创立……民族主义的旧概念渐渐消失,将需要下一代人拥有一个新的视角和态度,能使他们能自然地作为世界公民来思考问题。在那种联系中,世界联合大学在开拓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方面起了促进作用。”^[1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积极倡导国与国以及一国公民与他国公民之间的理解、和平与合作关系,这超越了原先的着重强调公民与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公民教育,为全球公民教育更广泛地实施奠定了基础,也为全球公民教育思想发展提供了组织支持。而联合国宣言中提到“普世价值感和行为类型”以及“包含国际维度的公民教育”,为后来的全球公民教育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全球公民教育思潮的兴起

如果说,狄奥根尼第一次提出的世界公民,只是一个不具有多少含义的简单概念的话,那么在二战前初步提出的世界公民的教育,其目的则主要致力于世界和平与改善民生,因为当时战争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极大的威胁,所以世界公民教育的目的主要在于促成世界和平。然而,进入了20世纪,在理论上世界主义逐渐出现了新的发展。在现实中,新的环境与趋势也赋予了世界公民教育以新的内容,学者们更倾向于用全球公民来指称世界公民,相应地,全球公民教育也逐渐地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从理论上来看,世界主义在现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里,从而形成了政治世界主义、经济世界主义和文化世界主义。古代的世界主义根本上是一种帮助他人的道德责任,它呼唤帮助饥饿和不幸的人们,祈求世界和平,以便人们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故此,它是一种道德世界主义。道德世界主义是最为常见的,也是最古老的,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世界主义。在近代,道德世界主义呼唤有义务去尊重和促进基本的人权,维护社会正义。^[14]政治世界主义主张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世界政府,且得到了发达国家公民的响应,也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认可;政治世界主义也极力提倡建立更加有限的国际政治机构,或赞成联邦体制。^[15]经济世界主义强调培育自由贸易且较少政治干预的单一的全球经济市场,经济世界主义在一些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中占有一定的市场。^[16]文化世界

主义赞成多元文化主义,鼓励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多种文化的交流。^[17]当代全球公民教育吸收了各个领域的世界主义精髓而形成一体系,全球公民教育对这些思想进行了吸收的结果就是,使得全球公民教育的内容丰富且具体。

从现实来看,1972年联合国环境会议是人类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这次会议的非正式报告鲜明地阐述了只有一个地球的思想。报告指出:“我们已进入了人类进化的全球性阶段,每个人显然有两个国家,一个是自己的祖国,另一个是地球这颗行星。”^[18]该报告认为,世界的相互依存空前加强,环境的统一性日趋凸显,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必须学习并确立一些新的观念,即“关于分享主权经济和主权政治的伙伴关系的新意识;关于必须超出狭隘地忠于部族和国家的老传统,而忠于更广大的全人类”。^[19]

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趋势的增强,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密切,伴随而来的则是如环境污染、臭氧层的破坏、瘟疫等全球性问题的产生,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需要各国的合作。人类真正出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相互依存论由此诞生,该理论坚称: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必须要协调统一起来,来解决全球性问题,以便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人类世界。否则,单一的一个国家无法解决全球性问题。所有这些全球性的问题的解决,需要提出全球性的答案:要求各国人民之间、各个国家之间实现谅解,承担义务和相互支援,共同寻找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新方法。全球治理的理念便是其中之一,美国学者卡特认为:“直到冷战结束后,世界机构的目标获得了新的意义,世界联邦政府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被全球治理以及改革现有的机构来增进对世界人民的更大责任这样的理念所取代。”^[20]

正如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David Popone)所说,“全球的相互依存关系呼唤一种新的战略、思维方式及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协作努力。”^[21]福柯也指出,“当今世界之事正在使人们的世界观整体化、全球化。”^[22]这就是说,全球问题的解决,需要具有一种新的思维,具有全球意识的新人,可这样的新人并非天生,更不能通过遗传来获得,而是依靠教育来实现的,于是教育被视为是培养全球公民的重要路径。正是这种现实的需要,催生出了全球公民教育的思想。换言之,全球公民教育思想正是对现实的回应。

美国当代著名的全球主义者纳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认为:“正确的公民教育的关键就是把公民培养成为世界公民,这是一个必须在早期就应该开始的过程。这种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激起积极的意向来面对和挑战传统。”^[23]纳斯鲍姆还强调,通过全球主义的教育,人们可以更充分地认识自己,逾越地域和特定社群的局限性,让人站在全球的角度、全人类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全球主义能帮助解决国际纠纷和争端,有助于人类世界之和平安定,只有摆脱了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局限性后,才能上升到世界的高度、人类的高度。所有民族国家的命运终究是联结在一起的。所有的人,归根到底,不过是人类中的一员,社会的一员;我们所做的任何事,都应该考虑到它为全人类的人们所带来的影响:它对其他社会的人们的生命、自由、幸福所带来的后果;人们不应该只关注自己国家内部的正义,而更要关心国际之间的正义,否则的话,这种道德观便是不统一的、不一致的。

全球公民教育思想的发展固然与全球问题的热化、人类认识的增长、学术的发展、全球化对教育的影响的增加等因素有关,但1992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的《天涯成比邻: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对全球公民教育思想起了推动和促进作用,并促使了许多学者尤其是教育家们对这一思想的极大关注,从而引起了新一轮的全球公民教育研究的热潮。该报告明确提出“要提高全球治理的质量,最为需要的,一是可以在全球之家中指导我们行动的全球公民道德,一是具备这种道德的领导阶层。我们呼吁共同信守全体人类都接受的核心价值,包括对生命、自由、正义和公平的尊重,相互的尊重、爱心和正直。”这无疑对全球公民教育思想的教育主张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促使教育家们思考从教育的层面来培养具有这种思想的人以及全球公民所应该具有的道德,全球公民教育的许多教育内容如“尊重生命、自由、公正与公平、互相尊重、关怀、正直诚恳、全球公民伦理准则、权利和责任”就是此报告的主张。

五、结语

综上所述,全球公民教育的思想由最初的单一概念“世界公民”发展到初步具有一定思想体系的“全球公民”;世界主义内容体系逐渐变得丰富和复杂,由最初的个人自称为世界公民到为了

和平而呼吁进行培养世界公民的教育,这期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17-18世纪,世界公民教育的思想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而有所削弱,但学者的不断吁求使得这一思想并没有停息。当今的全球化趋势的增强、世界的相互依存日渐明显、世界性问题的亟待解决等,使得世界变得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于是原有的以民族国家为背景的公民教育就暴露出自身的不足,培养具有全球意识的全球公民教育思想,在现实的需要下而喷薄欲出。目光敏锐的学者们的热烈探讨、开明的政治家的积极倡导、国际宗教团体的热心提倡,尤其是在关心全球事务的民间组织积极参与实际行动并呼吁下,全球公民教育思想逐渐发展并壮大而成为了一种思潮。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和联系的加深,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对这一思潮的探讨也将会更趋热烈、更趋深入。

[参考文献]

- [1][2]What is Global Citizenship? [EB/OL].http://www.oxfam.org.uk/education/gc/what_and_why/what/,2009-02-06.
- [3][22]Recharl Falk. *Global Visions: Beyond the New World Order* [M].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93. 42-47, 41.
- [4][8][10][11][20]April Carter.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Global Citizenship*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9, 13, 150, 165-166, 146.
- [5][23]Heather R. McDougall. *Making the Impossible Possible: Global Citizenship in Morality, Education, and Practice* [EB/OL]. http://www.allacademic.com/meta/p_mla_apa_research_citation/0/3/9/9/5/pages39959/p39959-9.php, 2009-02-16.
- [6][7]Gillian Brock, Harry Brighouse.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Cosmopolitanism*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 2.
- [9][14][15][16][17]Cosmopolitanism,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B/OL].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cosmopolitanism>, 2009-03-06.
- [12]Oliver Goldsmith. *On National Prejudices* [EB/OL]. <http://grammar.about.com/od/classicessays/a/goldsmithessay7.htm>, 2009-03-12.
- [13]Andrew Mahlstedt.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Practice: An Exploration of Teachers in the United World Colleges* [EB/OL]. <http://www.stanford.edu/dept/SUSE/ICE/monographs/Mahlstedt.pdf>, 2009-03-22.
- [18][19][美]芭芭拉·沃德, 勒内·杜波斯. 只有一个地球 [M]. 《国外公害丛书》编委会译校.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17, 251.
- [21][美]戴维·波普诺. 社会学(第10版) [M]. 李强, 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638.

The Ris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Thoughts

CHEN Yicang

(School of Education, West Anhui College, Liu'an 237012,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especially the 1990s, modern citizenship education theories which are based on nation state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challenged with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rising of the theory about global interconnectedness. The thought of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has been discussed intensely and been partly put into practice in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gradually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has come into be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thoughts is not finished overnight, which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of sprouting,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growth of initial worldwide citizenship education thought factors.

Key words: global citizen; world citizen; citizenship education; educational thought

[责任编辑:刘怡]